近年网络志怪公路文的叙事形态与文化症候

韩晓蕾

摘要：在网络志怪文学谱系之中，志怪公路文作为新近崛起的亚类型，区别于传统修仙打怪、灵异解谜的叙事范式，以持续移动的旅途作为叙事主线，将山水风物、民间精怪、人间世俗编织进漫游式单元叙事。以金色茉莉花《我本无意成仙》《志怪书》为代表的文本，弱化权力争夺与境界跃升的核心诉求，把行路、静观、相遇、别离转化为主要叙事动力，重构志怪网文的爽感逻辑。志怪公路文接续中国古典游仙、志怪笔记的文学传统，为网络文学提供松弛化的审美路径，但它所建构的精神和解大多停留在想象层面，无法真正逾越类型网文自身的生产边界。

关键词：志怪公路文；网络志怪；漫游叙事；青年文化；文化症候

Walking Among All Things: Narrative Forms and Cultural Symptoms of Recent Online Ghost Highway Novels

Han Xiaolei

Abstract: In the genealogy of online supernatural literature, supernatural road literature, as a newly emerging sub - genre,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paradigms of cultivating immortals and slaying monsters or solving supernatural mysteries. It takes a continuously moving journey as the main narrative line, weaving landscapes, folk spirits, and worldly customs into the roaming - style unit narrative. Texts represented by Jinse Moli's I Never Intended to Become an Immortal and Books of the Supernatural weaken the core pursuits of power struggle and realm upgrade, transforming traveling, observing, meeting, and parting into the main narrative driving force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leasure - seeking logic of supernatural online literature. Supernatural road literature continues the literary tradit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bout wandering among immortals and supernatural notes,

作者简介：韩晓蕾，文艺学硕士，心理咨询师，研究方向：文艺批评、创伤心理咨询。

providing a relaxed aesthetic path for onlin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spiritual reconciliation it constructs mostly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imagination and cannot truly transcend the production boundaries of genre online literature.

Keywords: Ghost-themed road literature; Online ghost stories; Roaming narrative; Youth culture; Cultural symptoms

中国志怪文学拥有绵长的历史脉络，从《搜神记》《子不语》《聊斋志异》到现当代志怪笔记，搜奇记逸、观照人情始终是志怪书写的内核。网络文学兴起之后，志怪元素大量融入玄幻、修仙、灵异悬疑创作，演化出打怪升级流志怪、中式克苏鲁志怪、都市民俗志怪等诸多分支。过往学界对网络志怪的研究，大多聚焦神魔斗争、恐怖悬疑、人妖情爱等维度，更多关注冲突激烈、强情节驱动的文本样本，对近年悄然兴起的志怪公路文关注较少。

所谓志怪公路文，融合中国传统志怪母题与网络文学公路叙事模式，主角以游历为人生选择，行走于山河市井之间，沿途邂逅精怪、异人、民间异闻，故事依靠空间移动与沿途相遇推进，而非围绕复仇、争霸、登顶等强目标展开叙事。金色茉莉花《我本无意成仙》《志怪书》是该类型的标杆作品：前者写道士宋游甫携小野神三花娘娘游历世间，遍历乡野州县，见证妖与人的悲欢离合；后者写林觉离开浮丘观，漫游天下山水，于万物之中体察大道，两部作品均弱化杀伐冲突，节奏舒缓散漫，在海量强冲突网文之中形成独特审美风貌。

一、志怪公路文的生成语境与概念界定

1. 类型生成的双重语境：叙事迭代与社会精神诉求

志怪公路文的出现，是网络文学内部叙事迭代与外部社会媒体形态变迁双向作用的结果。从网文内部生态来看，传统修仙、志怪叙事已经形成高度固化的范式：主角获得机缘，不断打怪除妖，消灭邪祟，提升修为，向着更高境界上升，世界被转化为需要不断征服的场域，妖魔鬼怪大多作为待清除的敌人存在。长期的套路生产带来审美疲劳，部分读者厌倦永不停歇的斗争内卷，不再满足于“征服世界”的叙事逻辑，期待以

观察、游历、共情为核心的故事体验。与此同时，古典志怪笔记、山水游仙文学重新被创作者吸纳，《子不语》《酉阳杂俎》等古典书籍提供了大量民间异闻素材，“乘物游心”的古典精神，为新叙事提供本土文化资源。网络平台创作门槛下放，使得慢节奏、低冲突的文本拥有生存空间，不需要时刻维持高强度高期待情节，也能够收获特定圈层读者的认可。

外部社会语境及网络环境层面，精神内耗、竞争过载成为当代青年重要生存体验。高压的生活节奏之下，“逃逸”“松弛”“回归自然”成为广泛的社会心理诉求。现实中完整的远游、脱离竞争轨道往往成本高昂、难以实现，文学文本便承担代偿功能。志怪公路文所书写的放下世俗目标、行走山河、与万物共处的漫游图景，恰好回应这一部分心理期待。但需要清醒认知：这种漫游是文学虚构的想象性实践，并非现实可行的生存方案。媒介环境上，短视频、游记内容普及山水风物审美，大众对乡土、自然景观的想象持续发酵，也间接滋养志怪公路文当中大量风物书写。

2. 概念界定与文本辨析

志怪公路文，是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志怪亚类型。它以持续的空间移动作为叙事基本框架，融合传统志怪的精怪、异闻、民俗元素；主角不以复仇、争霸、追求至高力量为首要目标，旅途本身即是意义；叙事多采用单元串联结构，沿途遇见的人、妖、异事构成故事主体，冲突强度被压低，侧重人情体察、风物感知与哲思感悟。代表文本：《我本无意成仙》《志怪书》；对照组选取传统打怪志怪《道诡异仙》、女性向悬疑公路《西出玉门》。

为避免概念混淆，需要区分三组文本边界。

第一，志怪公路文与传统打怪流志怪。传统志怪修仙文本同样存在“换地图游历”，但空间移动服务于升级目标，每到一处新地域，核心任务是寻宝、斩妖、获取机缘，旅途只是冒险的载体，类似游戏副本。志怪公路文当中，游历本身就是目的，主角不会刻意猎杀妖怪，妖不一定是邪恶的敌人，更多是和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的生命个体，冲突常常来自生存困境、因果羁绊，而非善恶二元对立。

第二，志怪公路文与女性向悬疑公路文（以尾鱼《西出玉门》为例）。尾鱼《西出玉门》等作品同样行走四方，融合灵异

元素，但是叙事内核是悬疑解谜、身世复仇，旅途服务于真相探寻，充斥危机、博弈与情爱纠葛。志怪公路文淡化悬疑阴谋，弱化爱恨情仇，放弃高浓度、饱和化冲突，重点放在相遇、观察、体悟，追求静观式审美。

第三，志怪公路文并非等同于游记散文小说。它依旧属于类型网络文学，保留志怪幻想设定，拥有人物成长线，并非纯粹山水描摹；即便节奏松弛，依旧要适配连载网文的生产机制，无法完全脱离通俗文学的底层逻辑。

必须明确的是，志怪公路文书写的“逍遥漫游”，是审美想象层面的逃逸，不等于彻底的出世避世。主角依旧要面对世间苦难、生灵疾苦，只是拒绝以暴力征服的方式回应世界。

二、叙事革新：空间、结构与人物的三重转向

传统打怪流志怪拥有一套稳定叙事链条：主角接收任务、奔赴陌生地域、遭遇妖邪敌人、战斗除祟、获得机缘奖励、修为提升、逐步走向至高点。志怪公路文从空间叙事、单元结构形态、人物主体构型三个层面完成叙事范式的改写。

1. 从“待征服副本”转向“万物共生的栖居场域”

在传统修仙志怪文本中，山河大地被功能化处理。山林、古镇、秘境，本质是一个个等待开启的副本，空间价值在于蕴藏宝物、妖怪敌人，空间本身不具备独立审美意义。主角进入空间的目的是掠夺资源、清除威胁，完成之后便迅速离开，空间仅仅服务于主角个人的晋升。志怪公路文彻底改写空间的属性。山水不再是背景布景或者打怪副本，而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山川河流、古村荒庙、野渡古驿，不仅仅是人物活动地点，更承载风土记忆、精怪的生存根基。《我本无意成仙》当中，荒破的山神庙不是等待破除的邪祟巢穴，而是小野神三花娘娘赖以生存的居所；山野草木、溪流古木，孕育出精怪，万物有灵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落实在空间细节之中。

空间叙事实现两个重要变化。其一，空间具备主体性。自然山水、乡野风物拥有自身运行节律，不依附主角的行动而存在。主角来到一处地方，不是来改造、征服此地，而是作为过客进入空间，观察此地生灵

的生存状态。其二，空间移动不再指向“升级打卡”。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某个终点圣地，路途沿途的所见所感即是价值本身。叙事大量铺陈四时风物、市井烟火，春雨秋霜、集市庙会、山村风俗，空间叙事占据大量篇幅。

当然，这种空间书写同样存在限度，文本之中的山河乡野，是经过文学审美过滤的理想化空间，现实乡土社会的贫困、压迫、生存苦难往往被选择性弱化，在现实意义和文学性上存在缺失。

2. 松散单元串联，消解强因果冲突链条

传统志怪网文大多采用强因果、饱和化线性叙事，事件环环相扣，主线目标清晰，所有支线情节最终都要收拢回主角的复仇、变强主线。志怪公路文主要采用旅途单元串联结构，主角一路向前行走，每抵达一地，开启一个相对独立的志怪小故事，单元与单元之间依靠主角的旅途动线串联，单元内部故事完成闭环，各单元之间没有严密的因果锁链。

《志怪书》中林觉游历，先后遇见树精、河灵、流离的孤魂、失意的读书人，每一段故事自成完整的悲欢，部分单元故事结束之后，相关人物就此退场，不会强行卷入后续主线斗争。单元故事的结局也拒绝爽文式闭环，并非所有苦难都能够被主角拯救，很多人、妖的悲剧只能被看见、被见证，无法被逆转。主角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介入程度有限的过客，而不是全能救世主。

这种结构带来叙事节奏的根本改变。文本放弃高强度连续冲突，叙事节奏松弛舒缓，大量留白给予风物描写、心理体察空间。但松散单元结构对于以经济为目的的连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单元故事可以提供新鲜阅读体验，但缺少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很容易出现剧情涣散，追读黏性下降，这会倒逼作者后期重新引入宏大冲突。这也是大量志怪公路文中后期发生叙事偏转的结构性诱因。

3. 从降维除祟者到行路的“静观介入者”

传统志怪修仙主角的典型身份是除祟者、征服者。主角手握强大力量，拥有明确价值标尺，分辨善恶正邪，斩妖除魔，以强者姿态改造周遭世界。志怪公路文重塑主角的主体身份，将其塑造为行路的静观介入者。

第一，消解“救世者”的主体幻觉。主角不再肩负拯救天下的宏大使命。宋游甫、林觉都没有主动承担肃清世间妖魔的责任。他们行走世间，初衷是证道、游历、体察万

物，而非扫平世间不平。面对世间苦难，主角会施以有限援手，但不会大包大揽地解决所有悲剧，承认个体力量的有限性。

第二，摒弃人与妖的二元对立。妖不再是天然邪恶的存在。精怪同样有生存困境、欲望与无奈。三花娘娘作为山野小神，最大困境是没有官方敕封，随时可能被正统道派打压，其所求不过是安稳活下去；很多山精水怪害人，根源往往来自人的破坏、香火断绝、生存空间被挤压。文本跳出了“非妖即恶”的固有逻辑，去体察非人存在的生存处境。

第三，主角的成长不再聚焦战力数值提升。人物成长重心从境界、法术力量，转向心性、认知、共情能力的拓展。主角在旅途之中见识百态，理解世间众生的多样生存方式，完成精神层面的感悟。力量提升只是漫游游历的附带结果，而不是奋斗目标。

即便如此，主角依旧保有修行者的能力优势，他始终是拥有超凡力量的观察者，这使得文本无法彻底消弭强者凝视：主角以一种相对高位的姿态观看世间人与妖的悲欢，这是该类人物构型自带的隐性局限。

三、漫游叙事的文化阐释：作为精神代偿的逃逸想象

志怪公路文的盛行，不能仅仅看作审美趣味的变迁，它是当代社会精神状况的文学镜像。漫游、行路、脱离内卷赛道，在幻想世界建构一种“不必争胜”的生存想象，回应青年群体面对竞争过载、精神耗竭的复杂心态。但需要厘清：志怪公路文的“逃逸”，不是现实层面的行动方案，而是想象领域的精神代偿。

1. 对“奋斗征服”叙事的温和解构

主流男频幻想文学长期宣扬一套征服式价值观，个体价值依靠不断斗争、战胜对手、攫取更高权力地位得以实现。修仙世界奉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参与角逐就会被时代淘汰。志怪公路文提供另一套价值参照，人生不必以登顶、征服作为终极目标，行走、感知、共情、守护平凡的生存，同样具备意义。

在《我本无意成仙》中，世间有无数修士拼命苦修厮杀，争夺长生机缘，主角宋游甫却选择带着一只小野神行走人间，看遍市井烟火。小说没有激烈批判修仙体系本身，而是在体系内部开辟另外一种生存可能性。它并不否定修行求道，但是质疑“一切皆要靠争斗夺取”的单一价值逻辑。

但这种解构是温和的、有限度的，文本并不反抗幻想世界的修仙制度，主角依旧拥有修为、道法，只是主动选择不去参与高阶资源的零和博弈。它的反抗落脚于个体人生选择，而非指向对世界制度结构的改造。也就是说，文本提供的是“换一种活法”的想象，而非推翻旧秩序的激进构想。这与稳健流网文的内在逻辑具备同构，调整个体参与游戏的方式，而非颠覆游戏规则。

2. 对封闭生存空间的虚拟突围

现代城市生活之中，个体的生存空间高度固化。学业、工作、家庭构建起闭环的生活轨道，日常活动被限定在重复的场域之内，远方、漫游变成一种稀缺的体验。现实当中，完整放下一切去漫游的代价极高，生存压力、经济约束困住绝大多数人。志怪公路文以幻想的方式完成突围想象。主角挣脱固定居所、宗门束缚，踏上没有终点的旅途。山河万里，随时可以启程，随处可以驻足。读者跟随主角的视角，穿梭古镇山野，见识形形色色的人与精怪，获得替代性的漫游体验。幻想旅途成为精神出口，读者在阅读之中短暂逃离现实生活的压抑闭环，获得心理慰藉。

但是这里存在重要的想象裂隙，文学当中的漫游是无负担的。主角不需要担忧盘缠生计，没有现实谋生压力，行路本身是纯粹的精神体验。现实世界的远行，首先要面对生存物质难题，而这类现实重担，在志怪公路文的幻想框架之中被悬置起来。这正是文学代偿的本质：它缓解焦虑，却不处理焦虑生成的现实土壤。

3. 传统资源的当代转译

志怪公路文接续中国古典思想资源，庄子“乘物以游心”的逍遥精神，《聊斋志异》体察人情物怪的志怪传统，在文本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不同于传统游仙文学往往指向归隐山林、隔绝人世，志怪公路文是入世式漫游，主角并不躲进深山闭关，而是行走于市井村落，混迹红尘，在人间烟火之中体察万物灵性。

万物有灵的书写，暗含对现代工具理性的反思。现代社会将自然万物视作可供利用、改造的对象，而志怪公路文把草木山石鸟兽塑造为拥有情感意志的生命，建立人与万物平等共处的想象图景。妖不再是可供斩杀获取资源的材料，而是值得被理解的生命个体。这种叙事，投射当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

然而也要警惕其审美化陷阱，万物生

灵有时候被简化为供主角与读者观赏的审美景观。山川精怪的苦难，被转化为富有美感的故事素材，苦难本身的尖锐性被审美滤镜柔化，这是文本无法回避的症候，也是网络文学刻意回避现实的结果。

四、志怪公路文的内在文化矛盾

志怪公路文开辟了网络志怪新的审美路径，但作为商业连载网络文学，它始终处于审美诉求、读者期待、长篇连载生产逻辑的拉扯之中，文本内部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会依靠作者个人写作技巧完全消解。

1. 审美乌托邦与现实苦难的悬置

志怪公路文建构起浪漫松弛的漫游乌托邦，但乌托邦的成立，建立在对部分现实苦难的悬置之上。故事世界之中可以写妖的苦难、小人物的悲欢，但古代社会制度性苦难，如苛政、赋税、底层百姓的生存绝境，常常被弱化处理。文本更愿意书写诗意山水、温情相遇，而回避残酷生存现实。主角的漫游，是衣食无忧的修行者漫游，底层普通人想要踏上这种行路，几乎不具备现实条件。

由此生成一组矛盾，文本提供精神逃逸的想象，却遮蔽逃逸本身所需要的现实条件。读者享受挣脱枷锁的阅读快感，却很难从文本之中看见，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漫游人生”的资格。文学把“逃逸”简化为个体精神选择，忽略物质条件、社会结构对个体选择的硬性约束。这种书写能够舒缓精神焦虑，但无法真正回应结构性困境。当苦难被审美化处理，沉重的生存命题便被转化为可供品味的文艺风景。

2. 付费生产机制的挤压

志怪公路文以松散单元漫游为核心魅力，但付费长篇连载的生产机制天然排斥无限度的松散叙事。第一，主线压力。纯粹无终点漫游、不断上演独立小故事，缺少强冲突主线，会造成追读订阅下滑。商业数据会倒逼作者设置更大的世界观危机，引入天地浩劫、神界纷争等宏大主线。原本四处游历静观人间的主角，被动卷入更高规模冲突，被迫走上救世、大战妖魔的道路。原本弱化的战斗、力量对抗重新占据大量篇幅，漫游退化为宏大主线的过渡环节。不少志怪公路文都出现前期松弛漫游，中后期滑向传统仙侠救世叙事的现象，叙事风格发生明显撕裂。第二，长篇体量的叙事疲劳。几百万字

连载体量之下，单元故事模式很容易陷入模式化。游历一地，遇见一个有苦衷的精怪，见证一段悲欢，有限度出手相助，然后继续上路。重复的叙事模板不断自我复制，新鲜度下降，单元故事逐渐套路化。原本反套路的漫游书写，自身慢慢演变为一套新套路。

这就构成志怪公路文的核心悖论，文本以逃离打怪升级套路为出发点，但是付费生产机制，不断把它拉回类型网文固有的轨道。

3. 强者凝视与共情的边界

志怪公路文主角被设定为静观介入者，倡导理解众生，但是主角始终手握超凡力量，属于世界之中的强者。他以过客姿态观察人与妖的悲欢，本质上是拥有特权的旁观者。主角可以共情苦难，但他不必深陷苦难。他可以随时转身离开，继续奔赴下一处风景，而故事里的底层人与精怪，只能困守自身的命运处境。这里潜藏一种“旁观者的特权”：苦难成为被观看、被体悟的对象，而主角不必承担苦难的代价。即便作者主观意图是悲悯众生，叙事层面依旧存在一层强者凝视。

同时，读者圈层内部也显现接受裂隙。一部分读者高度迷恋漫游叙事带来的松弛感，把小说当作精神疗愈读物；另一部分读者则批评文本节奏拖沓，缺少爽点，期待主角发力大战、推进主线。两类读者在评论区持续产生分歧，折射出志怪公路文本身双重属性：它既是追求松弛审美的文学表达，同时又是面向大众消费的商业网文，两套阅读期待之间天然难以调和。

结语

志怪公路文作为近年兴起的网络志怪亚类型，以旅途漫游作为叙事骨架，接续中国古典游仙与志怪笔记的文学传统。它将山河空间从副本背景转化为万物共生的栖居场域，采用松散的单元串联叙事，塑造出“静观介入者”式的新型主角；消解传统志怪非黑即白的人妖对立，把游历体察视作重要人生价值，构建起一套区别于打怪征服叙事的审美范式。作为文化镜像，漫游叙事回应了当代青年精神内耗、渴望挣脱内卷轨道的心理诉求，提供想象层面的精神逃逸路径。

但志怪公路文的价值边界同样清晰。它所呈现的逍遥漫游，属于审美乌托邦想象，悬置了现实生存的物质枷锁，将逃逸简化为个体精神选择，遮蔽社会结构对个体选择的

约束。作为付费连载网文，长篇生产逻辑不断挤压松弛漫游叙事，容易推动文本中后期向宏大救世、力量斗争的传统套路回潮；主角的强者身份，也带来无法彻底消除的旁观者凝视。它能够给予读者情绪抚慰，却不能提供现实层面的解脱方案。

在网文普遍崇尚斗争、征服、跃迁的主流之外，它承认行路、静观、共情、与万物共处同样具备人生意义。这提醒网络文学研究，除了关注强冲突、高热度的主流文本，也应当重视这类慢节奏亚类型，挖掘幻想叙事背后复杂的精神症候，辨析文学想象与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距离。

参考文献

[1] 金色茉莉花．我本无意成仙 [M]．北京：起点中文网数字出版，2023.

[2] 金色茉莉花．志怪书 [M]．北京：起点中文网数字出版，2025.

[3] 干宝．搜神记 [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蒲松龄．聊斋志 [M]．张友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金方廷．公路文：网络文学中的旅行书写与地理想象 [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2 (3)：112-121.

[6] 王姝．网络文学中神话志怪传统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研究 [J]．文学评论，2025 (3)：178-186.

[7] 倪湛舸．数字时代的性：物质女性主义与尾鱼灵异小说的共鸣 [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4)：167-175.

[8] 于扬．无为天地阔，处处是仙乡：评金色茉莉花《志怪书》[N]．中国作家网，2025-06-30.

[9] 王秋实．诚于时代，诚于文学 [N]．文艺报，20260121 (6).

[10] 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4[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5.

[12] 朱婧．颜歌《异兽志》与新志怪小说 [J]．扬子江评论，2017 (2)：78-84.

[13] 米歇尔·福柯．异托邦 [M]// 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2-252.

[14]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M]．王志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